

副刊

心中开满饺子花

刘雨亭

路,经过地铁站口,走到站口的另一边去。对我而言,从他家去趟超市,简直就是是一次徒步锻炼。

6月,太阳早早挂上天空,将万物映得明晃晃,母亲眯着眼,瘦小的身体蹒跚地摇过树荫下,摇过花圃旁,她无心扫一眼婆娑的树影,鲜花新绽的瓣芽,只是心无旁骛默默地走。小区那么长的路,母亲就那样晃荡着身体,缓慢地一步一步,走向遥远的小超市。一路上,她肯定停下来歇过几次,喘一口气,抬头望望前方,再晃晃悠悠地走。也不知走多久,母亲才进了超市,她找到冷柜,直到看到“猪肉芹菜馅”那几个字,将那个装满饺子的袋子紧紧握在手中,才总算长长地松了口气。

那几个字,从我买了机票起,就一直晃荡在母亲心里。母亲惦记着这个馋丫头,想着要是能给我包顿饺子该多好,她肯定暗自叹过气,埋怨自己孱弱的身體,丫頭千里迢迢从家乡过来陪她,自己都不能为她包顿饺子。她知道“上马饺子下马面”的习俗,这是出门和归家最吉祥顺利的祝福,她生怕自己的孩子落下。她一辈子不善言语,找不出能表达所思所想的话,只能早早地出门,一步一步蹒跚地走,用脚步来倾诉对女儿的依依不舍之情。那一刻的她只有一个念想,女儿走的时候一定要吃顿饺子,得沾上口齿留香的猪肉芹菜馅饺子再回去。

那几个字,又何止是那个清晨蹦出来的,它明明是几朵五彩的格桑花,一直无声地绽放在母亲的记忆里。那几个字,分明是从儿时第一口饺子在我嘴边泛起闪亮的油光,看我赞不绝口地大快朵颐,看着我圆鼓鼓的肚子和心满

意足的笑容时起,就深深地种进了母亲的心里,母亲这一生,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过儿女的口味。

没力气为我包顿“上马”饺子,肯定是她这几天心心念念的憾事,好在超市里有现成的。她应该早就默默地合计好了,等我走的当天,她就早早出门去买,买广告最火的那个牌子,买最新鲜的生产日期,要和刚包好的饺子一个样。朴实的母亲一直认为,商超那么高级的店面,那么精美的装修,那么漂亮的包装里,包裹的全都是世间美味,总要比她手艺强得多了。即便她不能亲手为我包这顿饺子,她也想把最好的给我。

可我知道,这些饺子,肯定没有母亲亲手调制的鲜香,没有擀面杖擀出的柔韧,没有欢声笑语里捏出来的灵魂,没有我最亲最爱的家的味道。只是眼下,这已经是母亲能为我做到的极限了。心里忽然就刀绞一样,一下子自责得要命,为什么我就没想到呢,母亲为我包了一辈子饺子,此时此刻,我却没能洞悉母亲的心意,这顿饺子本该由我来包的。

烧开水,打开袋子,圆滚滚的饺子下了锅,像我心里四下翻腾惜别的泪滴。忽然就想起母亲的一句话:“来儿子这边舍不得闺女,去闺女那边舍不得儿子。”儿子女儿天各一方,母亲的心总是被各种各样的牵挂劈成两半儿,难为得什么似的。

锅里的水饺逐渐成熟,都圆圆鼓鼓的,飘出一股子如意圆满的福气。我给自己和母亲各盛了一碗,它们带着彼此心中最大的祈愿与祝福,安定从容地走进我们的身体里,伴随我返回家乡,陪伴母亲平安健康。

岁月无言染鬓霜

柯贤会

我不知道白发是什么时候爬上了鬓角,占据了我的头顶,我只知道这肆无忌惮的白发一直在我头上兴风作浪,让我心神不宁。

起初,那几根白发还像害羞的孩童,怯生生地躲在右耳后方。一次饭后,妻子突然凑到我身旁,眼神里满是惊讶:“哟,这儿有叛徒!”说着,她立刻化身“白发卫士”,小心翼翼地拨开我的头发,每发现一根白发,就轻轻地用镊子夹住,然后缓缓地连根拔除,动作轻柔得像是在摘取一朵带露的花。那一刻,我看着镜子里她专注的模样,心中满是温暖,仿佛这不是在拔白发,而是在守护我们的青春岁月。

我对着镜子端详,看着被拔掉白发后的头顶,以为这样就能将岁月的痕迹抹去。可不过三五日,左侧鬓角又冒出几根银丝,它们像是在向我挑衅,嘲笑我的天真。这次,我亲自上阵,坐在镜子前,紧盯着那几根刺眼的白发,深吸一口气,咬牙将它们连根拽出,我得意地说:“看你们还敢不敢冒出来!”

此后,我开始频繁地与白发作战,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照镜子,寻找那些新冒出来的白发。

母亲看着我日渐斑白的鬓角,总会轻轻叹气:“这是遗传你父亲的。”母亲的话语让我的记忆如潮水般漫过心头。父亲一辈子守着几亩薄田,用佝偻的背背撑起我们七口之家。记忆中的清晨,天还未亮,父亲便扛着锄头出门,身影在朦胧的晨雾中逐渐远去。为了供我和弟弟妹妹读书,他不知疲倦地劳作着,深夜才披着月光回家。那些年,他的皮肤被烈日晒得黝黑发亮,手掌布满厚厚的老茧,头发也在不知不觉中染上了白霜。

最让我难忘的,是我考上大学那年,44岁的父亲送我去坐班车。阳光照在他的头顶,我这才惊觉,他的头发不知何时已白了大半,那些白发在阳光下格外刺眼,像是岁月刻下的深深印记。父亲不善言辞,只是默默地帮我提着行李,时不时叮嘱我在学校要照顾好自己。车要开了,他向我挥手,那一刻,我看到他眼中闪烁着不舍的泪光。三年后,积劳成疾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临走前,他用布满老茧的手摸着我的头,轻声说:“别太累。”如今想来,我这过早出现的白发,或许是继承了父亲。

妻子则嗔怪我是个急性子。她常说:“你啊,心里搁不住事儿,头发能不白得快吗?”仔细想来,这话倒也不假。工作上的事,我总想着尽快解决,生怕耽误一分一秒。有时刚完成一项任务,新的工作又接踵而至,我顾不上休息,立刻投入到下一项工作中去。生活中的琐事,我总觉得别人做得不放心,家里的水管坏了,我会自己动手修理;孩子的功课,我也会耐心地辅导……久而久之,急性子成了我的标签,就连走路都比别人快上三分。

与同龄人乌黑的头发相比,我觉得这与年龄不符的白发是件丢人现眼的事,我得想办法治治。

有人说头发是肾开出的花,头发的多少跟肾有关,头发的颜色跟血有关,黑枸杞是补肾黑发的“仙丹妙药”。于是,我托人从宁夏购买了黑枸杞。每天清晨,我就开始忙碌起来,将黑枸杞与大米一起放入锅中煮粥,看着那紫红色的汤汁慢慢渗出,弥漫在整个厨房。闲暇时,我还会用黑枸杞泡酒,看着一颗颗黑枸杞在酒中沉沉浮浮。甚至在工作时,我也会泡上一杯黑枸杞水,期待着它能让我的白发重新变黑。就这样,我坚持了一年多,满怀期待地照镜子,却发现白发依旧,没有明显效果,我失望地放弃了。

偶然有一次,我走进一家理发店。老板热情地向我推荐,说她有一种“祖传秘方”,几个疗程可以让白发变青丝。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想都没想就信了。接下来的半年里,我定期去店里理疗。每次躺在理疗床上,任由老板在我头上涂抹各种药水,心里满是期待。然而,青丝没见多少,白发反而更多了,我只好无奈地放弃。

为了“返老还童”,我还在网上买了植物黑发膏兑水洗,在药店买了中药熬汤喝,在商场买了黑芝麻煮粥喝……结果却是没有任何作用,让许多钱打了水漂。

我开始用染发剂,可每次染完发,我又开始担心。我知道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担心染发剂中的有害成分,会被人体吸收而致癌,想着都后怕,我一直在染与不染之间纠结徘徊,真是痛苦难耐。

自己有了白发,就会经常留意别人的头发。走在街头,看到乌黑飘逸的头发,我就会投去羡慕的目光,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看到奇形怪状的头发,我会好奇地多看几眼,想知道他们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看到秃顶光亮的头发,我会在心中默默感叹岁月的无情。

看的头发多了,我的心态也慢慢平和,逐渐明白一个道理:白发其实是人生岁月最好的印记和最珍贵的财富,要坦然面对白发。



蝶梦 摄影（李陶）

烏海日報

荷之韵

王连生

每一朵荷花
都是一首诗的精灵
在水面上
绽放着温柔的诗句

阳光洒下金色的笔触
勾勒出荷叶的轮廓
那层层叠叠的绿
是大自然最温柔的抚摸

荷花啊,你是夏日的梦
粉嫩的花瓣如少女的脸庞
带着羞涩,带着希望
在微风中轻轻摇晃

蜻蜓停在你的尖尖脚上
仿佛在聆听你的诉说
蛙声阵阵是大自然的乐章
为你的美丽轻轻伴奏

荷塘的水清澈而宁静
倒映着蓝天和白云
也倒映着你的身影
如一幅动人的画卷铺展在心间

半夏生

邓荣河

水泽的暗语者
光线弯曲处记事结绳
骨子里深藏的灵性
把所有向阳的传说略痛
避阳而生的规则
是古老的语法
夏至日的钟声里
把影子钉进最深层

阳气鼎盛的时刻
大地摊开潮湿的掌心
那团蜷缩的绿焰
藏着阴阳交割的锋
切割时间的尾鳞
嫁接根须里的颤动
当蝉鸣突然静默
泥土正把炎夏翻动

夏韵

罗依衣

盛夏,披着金甲
踏热浪而来
裙摆染绿了整片山林
看那树冠,浓荫如盖
每一片叶子都在
阳光里铮铮作响

荷塘中,蜻蜓点水
把云影剪成涟漪的碎片
稻穗低垂,用谦逊的姿态
丈量生长的重量

热风裹着柏油路的喘息
在空调外机间,来回碰撞
唯有傍晚的雷雨
突然泼下清凉的墨
在水泥森林,挥笔写意

夜市亮起,霓虹与星子争辉
冰啤的泡沫
淹没白昼的灼痕
蒲扇摇落的旧事里
酝酿着一首好听的歌谣

夏日画像

杨利军

浓绿的叶片遮不住
细细碎碎的光斑
青幽幽的果子
在阳光里一天一个模样地生长
花香在田野、岸畔间奔跑
酿醉了意乱情迷的蜂飞蝶往
蝉儿盼望着一阵风一场雨
迎来哪怕是片刻的清凉
荷等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有的在宽大的扇叶里
羞涩地打着卷
有的半掩着一抹粉红、一片淡黄
在绿肥红瘦中脱颖而出
葡萄架下
一人一副躺椅一壶清茶
构成了夏日的闲适和浪漫

七律·游吟

穆凤岐

晨起遛弯郊外行,
优游信步沐熏风。
蹁跹羽翼蜂蝶舞,
婉啾歌喉鸟雀鸣。
野葭山花争绮艳,
嘉禾茂草竞葱茏。
恢恢天道生灵物,
方有乾坤万象呈。

早上洗完碗筷收拾完厨房,家里不见了母亲的身影,我看看表,不到9点,平常这个时候,她总会坐在茶几边,一瓶一瓶地数着她吃的药,10点左右才会出门晒太阳。

我站在窗边向下望,母亲才做完手术不久,身体还很虚弱,耄耋之年遭此一回,身子瘦成一把骨头,连走路都变得颤颤巍巍,每次她下楼晒太阳,都让人悬着一颗心。可她不愿意让人陪,总怕耽误我们的时间。

隔了一会儿,开门声响起,母亲回来了。她手里拎着一个超市购物袋,里面方方正正的,不知道装的是什么。看到她手里的袋子,我才后知后觉恍然大悟,母亲一定是出门给我买东西去了,我中午的飞机回乌海,陪母亲做完手术度过恢复期,我也要返程了。

“妈,你去超市了?买了什么?”我忙不迭地问,随手接过袋子,敞开口往里一看,是两盒速冻饺子,拿出一袋来瞧,漂亮的包装印着“猪肉芹菜馅”,正是我最爱吃的馅儿。

“妈,你买它干吗呀,中午机票含餐,管饭呢。我这刚吃完早点。”

“哎,出门不是应该吃饺子么,我去煮。”母亲微微喘口气,额头上有一层薄汗,却是一脸温暖的笑意。“我来我来!”看着母亲气喘吁吁的疲惫样子,我提着袋子赶紧跑进厨房,鼻子一阵阵地泛酸。

从厨房的窗户,一眼可望到楼外树木葱茏、花开似锦。弟弟家所在的小区环境不错,四处的绿色簇拥着20多栋楼,可这偌大的小区里竟然没有一个超市。想要去趟超市,就要穿过几幢高楼,一直朝西走,出了小区大门再一路向北,走到十字路口穿过马



○(小小说)

攀登

园园

(一)

山涧、峭壁、耸立的山峰,一只秃鹫栖息在崖边……

一棵松树的根部牢牢扎在石壁上,山顶怪石嶙峋,陡峭险峻……母亲总是讲着秃鹫的传奇故事,手下不停把酥油茶熬得香气四溢。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在前往县城的大巴车上,看着窗外的风景,心中满是快乐。我要去参加心心念念的朗诵比赛,想到这次竞赛丰厚的奖金,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我静静听着耳机传来的音乐。邻座是一个黑衣白裤的男人,他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刀削一样的脸颊上似乎挂着一丝笑。他看向我的目光犀利尖锐,带着打量考究。我心中不由得颤了一下。他似乎注意到了我的心理变化,不动声色地将脸扭到一边。我把怀里的双肩包紧了紧,不知为何,感到有些不安。

大巴车到了休息区,我放下双肩包,走过狭窄的座位通道,在小小的卫生间,我用凉水冲刷脸庞,试图让自己不那么激动。

(二)

阿刁决定去攀那座山。那只秃鹫拥有着阿刁毕生向往的自由,阿刁也是一只不服输的鸟。她拿起干粮和水,系上搭裤,再脱掉脚下的布鞋,换上母亲为她准备的球鞋。出门前,阿刁不由得踮起脚尖,站在一面镜子前,看到了自己干裂的唇、蜡黄的皮肤和倔强的眼神。又看了看脚下的球鞋,阿刁鼓励地朝镜子里的自己笑笑,头也不回地走出家门,径直朝那座高耸入云的山走去。

车里的人们百无聊聊,趁这个时候,我想再练习一遍朗诵的稿子。每一个字,每一次抑扬顿挫,我都会烂熟于心。对这次比赛,我自信可以一路向前。

突然,我发现包里空空如也,电脑无影无踪。这个电脑,是父亲几年前送我的生日礼物,里面有演讲稿和我标注的每一个字词。

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不行,我不能急,我不能慌,我必须去参加比赛。父亲用几

乎所有的积蓄,为我争取了这次比赛机会。一定是在我去卫生间时拿走了电脑,我向四周,身旁的男人身体纹丝不动,我无法把他和偷我电脑的人联系起来。我找来乘务员,年近半百的大姐,看上去还算可靠。我焦躁的心情得到了暂时的平复:找到电脑有希望了。谁知,她用不耐烦的嗓音拒绝了我:“我不能帮你搜他们的行李呀。我帮你报警吧,把这件事情交给警察好了。”

闻听此言,乘客都看着我,露出了饶有趣味的表情。一位女士起身换座位,乘务员大着嗓门打电话,手机是很旧很旧的老人机,声音响彻整个车厢:“哦对,有个小女孩的电脑丢了,对不对,在车上丢的,啊我,我没有看到……刚才啊,刚才只有她一个人去了卫生间。”

我的头脑一阵发蒙,耳边嗡嗡作响。我瘫倒在座位上,却无意间瞥见身旁男人的目光。一瞬间,我似乎知道了真相。

(三)

山路很难走,阿刁一声不吭,只是努力向上攀爬。阿刁的汗水随着发丝落下,眼睛像针扎一样被汗水刺得生疼。脚下一个打滑,阿刁身形晃了晃,好不容易稳住自己,却看见搭裤里的干粮掉落,撞击在岩石上。阿刁无所顾忌,她一定要到达山顶,像那只秃鹫一样,看看那无限的风光。

我尽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去观察身旁那个男人。乘务员的声音响起,还有15分钟,大巴车就要到终点站了。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试着去和那个男人搭话:“先生,您好!请问您看见我的电脑包了吗?”他的回答听不出来任何情绪:“我不知道。”

我知道在他身上,我得不到线索了。

(四)

漫长的路,陡峭的山崖。

阿刁在路上坚持着。她不想停下,她不会停下。阿刁攀登一段路,就小心地抿上几口水。松鼠在一旁蹦蹦跳跳,飞鸟来了又走。那只秃鹫又来了,悬停在山崖上。阿刁的眼光,